



《新民周刊》：当时病房里是什么情况？

张继东：第二天我们队员一起去雷神山医院，到病房里一看，空的。雷神山医院是分期逐步建完的，我们的病房这时候刚刚完工还没有验收，我们首先要参与验收。比如说，病房是负压病房，压力到底对不对？压力不对那不就是有感染风险么，我们每个房间都要去试一遍。还有一个是房间的密封性，每个房间冷热水通不通等等。验收中有时候也能发现门把手装反啊之类的情况，毕竟是紧急建设的医院，都难免。

验收好了要先做保洁，当时工人几乎找不到，我们的队员自己打扫，可以快一点做完保洁。

病房里有床，但就是个“裸床”，队员们去仓库领床单，领病人的生活用品，还有医疗器械……仓库到病房有几百米远，有的时候有车运，有的时候没有车我们就用平板车去推，道路都是坑坑洼洼的，很难推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医疗设备等等工作都靠医护人员吗？

张继东：医疗设备搬到病房，包装都还没拆过。我们队员自己装，自己调试。医院要运转起来，还需要信息系统，医生开处方，这个信息怎么传输出去，都是我们要准备好的。

院内感染管理特别重要，也要全部准备好，在哪里换衣服，什么地方进什么地方出。传送窗怎么设计，常规的医院里也有这种传送窗的，但主要是实验室里使用。

我们队员基本上都来自综合性医院，但雷神山医院是一个传染病医院，全部队员都要经过防护培训，医院各处要贴好流程规范。院感培训每个人都要做，每个人都要过关。我们有院感管理专员，隔着玻璃盯着医护人员穿脱防护服，每一步都不能错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准备工作用了多少时间？

张继东：2月22号晚上8点，我们的普通病房就已经具备收治病人的条件了，准备的时间就是两个整天。ICU的准备时间要长一些，2月24日开始收病人。从一个空房间，到一个可以收治病人的ICU病房，我们用了不到96个小时。

战疫关键时期雷神山发挥重要作用

《新民周刊》：收治第一批病人的景象是怎样的？

张继东：雷神山医院没有门诊、没有急诊，全部按照武汉市前方防疫指挥部的统一调度收治病人。我们会接到指挥部的通知，比如通知说马上送100个病人来，其中多少病人是重病人，



6家医院混编，科学组织医疗力量。摄影/叶佳琪

那么到时间转运病人的车就来了。一开始的五六天，有时候可能我们还没收到通知，转运的车就来了，打开门一看，哇这么多人。

那个时候有很深的感触，武汉人民真的是英雄的人民，武汉是英雄的城市，武汉人在这次大灾面前表现的忍耐力和坚韧不拔的精神让我感动。没有人哭天喊地地抱怨，看到这样的场景，我们心里唯一的想法就是必须帮助他们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从您角度看，雷神山医院在疫情中起到怎样的作用？

张继东：武汉疫情早期，好多病人拿着CT片子，千方百计希望能住院，那时候是人找床。武汉原有的病房，已经远远不能解决武汉那么多病人的收治，所以这时候决定建设火神山医院、雷神山医院，开出了方舱医院。我认为那个时期可以叫战略相持期，叫战斗的相持阶段，这时候多增加一份力量，战胜疫情的砝码就加重了。

如果说病人晚一天进医院，他在社区里，可能带来更多的感染。早点收入医院，就可以早点控制传染源，减少了传染风险，早点治疗，病人死亡率也就降低了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第八批上海援鄂医疗队已经在武汉一个多月，队员们现在心态如何？

张继东：我们医疗队不少队员是90后，我作为领队就像个“家长”，平常要给他们鼓劲。刚来的时候，有的队员心里有点害怕，有些顾虑。你不能说他胆小鬼，新兵上战场都有一个过程，但经过锻炼后他将来就是一个出色的战士，我要鼓励大家。90后、00后，他们马上就是中坚力量、骨干力量。这次参与战疫支援，我希望每个年轻人都能得到锻炼，得到培养，将来他们再遇到紧急的情况，他们就心里有数了。人是在实战中，风雨中成长的。医